

2023 踏访新时代边关·雪原巡逻



跋涉。



绽放。

编者按

这该是一次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呀！时隔多年，我们仍能从这篇描写高原巡逻的行文笔触中，感受到那份真挚而热烈的情感。的确，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，仰望雪山与界碑，该是多么豪迈多么震撼——尤其当你得知，守护这方土地的连队，坐标是如此偏远；尤其当你看到，守护这方土地的官兵，笑容是如此灿烂。‘支普齐’藏语意为：遥远的地方。支普齐边防连，位于海拔4200多米的喀喇昆仑腹地，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远的连队。连队门口，一块石头上写着这样一行字：‘在那遥远的地方。’那一年，解放军报记者曾踏访这里，将连队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写就一篇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之后的时光，连队官兵始终珍藏着这份报纸，并在营门口‘勒石纪念’，将这五个大字永远镌刻心田。坚硬的石头上，字迹道劲刚毅而又不失婉转，一如战士们磐石一般坚强的内心深处有一片柔软的土地。你若问，这方柔软从何而来？春天到了，请你去看看那巍峨雪山上站立的身姿，去看看那边防线上出发与归来的脚步，去听听战士们心底的歌声：‘遥远的地方有我们，请祖国放心！’那是爱的力量在托举，爱的心语在诉说。

连队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写就一篇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之后的时光，连队官兵始终珍藏着这份报纸，并在营门口‘勒石纪念’，将这五个大字永远镌刻心田。坚硬的石头上，字迹道劲刚毅而又不失婉转，一如战士们磐石一般坚强的内心深处有一片柔软的土地。你若问，这方柔软从何而来？春天到了，请你去看看那巍峨雪山上站立的身姿，去看看那边防线上出发与归来的脚步，去听听战士们心底的歌声：‘遥远的地方有我们，请祖国放心！’那是爱的力量在托举，爱的心语在诉说。

今日戍边人

守望心中的‘海’

■刘殿如

塔克拉玛干被称为‘死亡之海’，维吾尔族意为‘走进出不来的地方’。老兵名叫杨拴和，是某部二级军士长。大漠和老兵，彼此守望。第一次走进‘死亡之海’，杨拴和29岁。这个山西平原长大的青年，对沙漠很陌生。他看到的只有天地辽阔，星空穹隆，日出日落绚丽似锦。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土地，老兵最初不懂沙漠的严苛。怀揣着对导弹事业炽热的情怀，在这片沙漠里他一走就是8年。陪伴他的是骆驼、三脚架和经纬仪。发射任务就是命令，导弹打到哪里，他就要追到哪里，测量落点坐标、寻找导弹残骸……一次次跋涉大漠，老兵的‘目的地’只有一个——保障发射任务圆满成功。爬上一道沙梁、又走一道沙梁，浩瀚沙漠中，每次任务杨拴和都要走很长的距离……一路跋涉，一路寻找，大漠的天气、方位，一切都印在他的脑海里。导弹的轨迹就像雷达屏幕中的‘光标’，指引杨拴和一次次走进沙漠。大漠里风沙弥漫，他们躲在帐篷里就像汪洋中的一叶孤舟。‘班长，风沙很快会停了？’一次夜宿沙漠腹地，巨大砂岩下围坐着杨拴和与战友，望着眼前跃动的火箭，年轻的战士表情充满担忧。杨拴和告诉他，任务在，兵就在，不完成任务，我们不出沙漠——这是他的班长告诉他的‘导弹保障兵的使命’。



图①：巡逻归来，官兵在支普齐边防连石刻前合影；图②：海拔5700多米雪山间，巡逻官兵展示五星红旗；图③：扎西石旁牵着军马“雄鹰”上山。图片由作者和连队官兵提供

边关之春，不在枝头在心头

到新疆军区支普齐边防连去寻找春天

■彭小明

边防连的故事，连队官兵激动不已。白玛多吉和且增群培作为“官兵代表”，共同把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7个字刻在连队门口的石头上，那份守“家”的情怀也被刻在了这片高原上。我笔写我心。这些字，同样也刻进了指导员鲁文的心里。“每次巡逻，我们都是用脚丈量青春海拔。”那天清晨，把巡逻事务安排妥当，鲁文抬头看了看表，吹响了集合号。这次巡逻的目的地，海拔高度5700多米，四季气候恶劣，风雪是巡逻路上的常客。每年3月初，这个点位都会迎来“开年首巡”。今年的巡逻队伍中，还有来自战区机关的战友。作为巡逻分队长，鲁文为大家进行“战前动员”，迎风大声问道：“大家有没有信心？”“有！有！有！”这洪亮整齐的回答，汇聚了70后、80后、90后、00后的呼号声，也融入了他们的青春。好男儿当兵，为祖国守边防——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。多年前，时任连队指导员朱熹，带领战士在这里搭起第一顶帐篷。如今，帐篷变成新型营房。营门口那块石头旁，目送巡逻队出发，朱熹心里仿佛是目送曾经的自己出发。昔日的“铁脚板”也换成了“风火轮”，乘着新型巡逻车，战友们谈笑风生。祖国内地已是山花烂漫，此时此刻，官兵心里同样装着一个“春天”——边关之春，不在枝头在心头。眼前纵是千篇一律的荒漠，万年不化的雪山，战士也能从细微的环境变化中，察觉季节的变迁。冰雪消融，北风渐暖。路面上，融化的雪水汩汩溢出，又被冻成冰……正履薄冰，有人不经意间问起这里的海拔高度，二级上士王玉明低头看表，接过话茬：“4201.63米。”王玉明个头不高，性格沉稳少言。他有个心事：“老大不小”还没找到一个合适谈婚论嫁的姑娘。驻守远方的战士自有人爱。一个夏天，他在火车上偶遇一位健谈爱笑的女大学生，两人微信聊了起来。后来成为他女朋友的这位姑娘说：“看中的就是玉明哥朴实踏实的为人”“那么多年在那那么高的地方站岗，这个人的人品肯定也错不了”。边防战士的乐观和坚毅，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资本。按照王玉明女朋友的“精神海拔计算法”，驻守高原这件事，谁说没意义？那天巡逻休息间隙，大家聊起这个话题，都觉得人生要敢于接受挑战，洋溢着活力的青春，才是最好的青春。接下来10公里车程，巡逻队遇到了“风吹雪”。到了路的尽头，巡逻车

也只能望冰河兴叹。由此再前进几公里，将是更高的海拔，等待高原勇士去征服。左牵“雄鹰”，右牵“闪电”，向着雪山之巅挺进。春天到了，边关的一切仿佛都精神起来，连军马也刨着蹄子打响鼻，跃跃欲试再走巡逻路。高原上巡逻，军马也有高原的性格。“闪电，雄鹰，飓风……”每一匹马都有一个响亮名字，表达着边防军人对“坚毅、勇敢、无畏”的精神崇拜。营长汤太强喜欢一匹名叫“马营长”的军马，它长得“人高马大”，汤太强说，这名字还是上一任营长起的。不经常骑马的人，渴望策马扬鞭，也担心马失前蹄。在军马换乘点，立于军马身旁，心里仿佛有“两个人”在打架，当勇敢战胜了怯弱，踏鞍上马这个动作才变得简单。“骑马如开车。”军马饲养员扎西石努“现场教学”——缰绳是“方向盘”，左拉左转，右拉右转；踢胯“踩油门”，拖长音地喊一声“吁”，那就是“刹车”了。诗人说，以梦为马趁年华。想要策马奔腾，还真需要勇气和胆识。扎西石努回忆着他第一次骑马的经历，“被‘雄鹰’甩下马背好几回……”“雄鹰”是一匹白色军马。当它第一次跑到扎西石努身边时，这个藏族小伙就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刚烈和倔强。军马也是战士。“雄鹰”就出生在军营，对穿军装的人感情格外深。此行一路，它自觉跟着队伍前行；难行路段，它也走得平稳。在一道陡坡前，“雄鹰”停下了脚步，其他马儿也不愿迈步，梗着脖子“抗议”。白玛多吉耐心地安抚“雄鹰”，随着“驾驾”几声，军马迈开了步子。然而随着海拔上升，氧气越来越稀薄，军马又“罢工”了，与官兵一番较劲。马蹄之下已没有路，马身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谷，另一侧则是陡峭的绝壁……走在最前面的“雄鹰”也开始有些裹足不前。战士们只得下马，牵马继续前进。走到一处雪坡，积雪很厚，“雄鹰”跪在雪地里，“它真是累了……”扎西石努说。马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一路上，官兵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，“走十步，喘五口”，却没有一人轻言放弃，大家相互鼓励前行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扎西石努回头走

来，一手牵着“雄鹰”，另一手牵着“闪电”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向山顶发起“最后的冲锋”——征服这段900米的“海拔差”，大家足足用了5小时。无数次想放弃，又无数次鼓起勇气。山顶界碑前，几位登顶的战友忍不住拥抱在一起。大风吹进嘴里，也难掩点到到位的激动。大家振臂高呼：“边关有我们，祖国请放心！”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没有比战友情更重的情。还差百余米，要不要上去？”千里迢迢到这里参加巡逻，也许这辈子就这一次了……海拔5600米，中校刘隶文看到先头的战友已从山口下来，心中万分纠结：抬望眼，山口就在眼前，梦想触手可及。一路上山，连队给了他一匹“给力”的军马，然而最后攀山，还得靠一双铁脚板。走着走着，前方人影晃动，像是有人倒下了。一名战士高原反应严重，在距登顶不远处晕倒。战友紧急施救，刘隶文也加入施救队伍中。“吸上氧气”“我的水壶还有热水”“给医疗队打电话”……战友站成一堵人墙，为年轻战友挡住寒风，有的掐人中，有的递来急救药品，有的给他搓手升温。几分钟后，那名战士睁开眼睛，大家当即决定将其护送下山。上山难，下山也难。3名藏族战士主动请缨，轮流背着送诊的战士，顺着70多度的陡坡，从山顶直插山谷。累了，他们就停下来歇一会儿。看到远处慢慢消失的战友，刘隶文还要完成他的任务，把巡逻分队“趴窝”的4匹军马牵下山。未能攀上山巅，或许是一个遗憾。但对刘隶文来说，能够参与救治年轻的生命，能够为巡逻分队担负军马“收容”工作，同样也是完成了巡逻任务，而且完成得很精彩，这是边防营长汤太强的评价。山下传来好消息，年轻战士已经醒来。不过他还在懊恼，“只差几十米就到点到位了”。他向连队申请，下次，还要向这个山顶发起冲锋。“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没有比战友情更重的情。”汤太强最后一个回到乘车点。这个41岁的甘肃男儿真情流露，寒风冻住了热泪。温暖，是春天永恒的主题。他对刘隶文说：每次巡逻，年轻战士表现得都很顽强，卫国戍边后继有

人，他们的精神令我们感动，更令我们欣慰而心暖。面对风雪报以微笑，再遥远的地方也会变成家乡。又是一个美好的日落，太阳带走白天的温暖，山石见证支普齐的“华灯初上”。夜幕下，清点武器装备，看望了逐步好转的战友，鲁文给远在湖北的妻子拨打视频电话，报个平安。曾几何时，每天能给远方的亲人打个电话，是一件“想都不敢想的事”。二级上士金荣刚来到连队的时候，官兵住帐篷，睡睡袋，没有网络和信号。那些年，他和生活在家乡的女朋友联系不顺畅，每当感到孤单的时候，他喜欢听一听王洛宾的那首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“面对风雪报以微笑，再遥远的地方也会变成家乡。”担任代理排长的他，利用巡逻时机，跑遍了管段所有山头 and 点位，兢兢业业投入连队建设。他不止一次地对新兵说：“军人都有两个家，只要来到支普齐，这儿就是家。”白手起家“家”最是不易。这里，每年近8个月大雪封山，连长俞湘剑带着战友们，用双手和铁锹，开荒种青稞。终于有一天，支普齐添了“新绿”。在海拔5000多米的一处驻哨点，副连长杨琦和几名战友每天过着“开门见山”的日子。那天，移动阳光房建成，哨所再也不缺温暖的阳光，一如守哨战士脸上的笑容。且增群培是这次巡逻中参与救人的三个藏族战士中的一个。就在前不久，他的单杠二练习刚刚打破了旅纪录，大家纷纷向他竖起“大拇指”。“任连长以来，连队让你自豪的是什么？”巡逻归来，来自战区机关的同志问了连长俞湘剑这样一个问题。他若有所思片刻说：“最自豪的是，我们的队伍总能拧成一股绳。”一次放牧途中，暴风雪袭来，一只受惊的母马突然分娩。为了让母马顺利产下小马，官兵们顶着风，脱下雨衣搭起一顶“帐篷”，直到母马产下小马……战士的脸上，已分不清是泪水，抑或是雪水。“我们连队就是一座雪山，每个人都是连队的一块基石。我们脚踏实地、顶天立地，边防连才固若金汤。”伴随着连长的讲述，今天，支普齐守防条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连队门前的那块石刻为证，那队迎着朝阳启程的巡逻军人，步子必将迈得更加有力，更加铿锵。

内地已是山花烂漫，边防官兵心里同样装着“春天”

每天，朝阳总是最后在祖国的西陲升起，像是心疼爬冰卧雪的边防战士，想让他们多睡会儿。这份情谊，新疆军区支普齐边防连放牧员——二级上士白玛多吉和且增群培最有体会。清早6点，两人就起床了，唱着藏族民谣，赶着十多匹军马出发。“车队未动，军马先行。”这是连队不成文的“规矩”，就如白玛多吉所说：“战友们在军车换乘点下车，继续骑马巡逻，我们必须提前在点位等候。”连队门口一块大石头上，刻着一行字：“在那遥远的地方。”每次默念这块数年前立下的碑文，老兵白玛多吉、且增群培都会举目远望，把目光投向“比远方更远的地方”。那年，这两个藏族青年当兵来到支普齐，汉语说得磕磕绊绊，汉字认得也不多。在战友帮助下，如今他们不仅能浏览新闻，还能用汉字写心得体会等，与战友的沟通也越来越好。几年前，《解放军报》刊登了支普齐